

當代中國鄉村復興之路¹

何 慧 麗

本文將結合多年來鄉建界同仁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經驗教訓，談談當代中國的鄉村復興的方向、使命及動員機制，謂之以當代中國鄉村復興之路。

一、新農村建設的道路，指向鄉村復興

新農村建設，其核心是“農村”，其修飾語是“新”，其落腳點在“建設”。但在“新”與“舊”的歷史變遷關係中、在“城”與“鄉”的現實空間格局限制中，所謂“農村建設”之“新”，能“新”到哪兒去？要“新”到哪兒去？中央所提出的 20 字方針——“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作為“五位一體”的關係，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實事求是地講，社會歷史變遷規律上的“新”，並不是橫空出世的東西，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拋棄一切舊的“新”事物長時期地存活過。倒是繼承一些傳統鄉村基因、又旨在解決現實嚴重問題之需求的發展趨勢，卻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特點。也就是說，新農村建設的本質規定性，取決於其“內因”和“外因”兩方面：其“內因”是根據，它存在於具有千百年持續生命力的傳統農村生產、生活方式中；而“外因”是條件，除了國家工業化剩餘的財力支付于鄉村建設之外，還有基於對目前過度城市化現實和全球農業資本主義危機所促發的、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嚮往鄉村生活和食品安全消費的社會潮流。因此，撇除任何主觀意願，新農村建設並非或形式或本質上的諸種城市化表現（包括各個領域裡面的標準化、單一化、市場化、規模化等做法），因為那些不是由農村傳統基因和城鄉張力問題這二者所規定的本質方向。那些拋棄和違背了鄉村傳統生命力的做法，不但解決不了城鄉張力所產生的問題，反而滋生或加劇了更多問題（經濟、政治、社會、生態等問題），它只具有個別條件下的特殊意義，而不具有一般條件下的普遍意義。

因此，一般條件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新農村建設，其道路只能、必須、也應該指向于鄉村復興。所謂鄉村復興，是中國鄉村在經歷了傳統向現代一百多年的中國轉型需要之後，相對於歷史悠遠的傳統鄉村所形成的、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取向。**復興是鄉村傳統性智慧在現時過度城市化形勢下的重新闡發和發明，是對鄉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發現、發揚和創造，也是鄉村社區與城市社區“和而不同”的“合和”之道的自覺踐行。**就歷史變遷來看，去掉了“根”的鄉村建設無所處之源由；就現實空間來看，與城市趨同的鄉村則無存在之憑依。

道理是要靠實驗或者實踐去踐行的。多年來，由知識份子參與的鄉建行動，在與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有機結合中，一方面開展尋找生命之根的行動，除了以知識份子自覺參與的鄉村

¹ 本文曾經改編發表在《人民論壇》2012 年 31 期。

朝話、飯話和夜話等形式，以感覺天地、田野、建築、人文、生活等方式通達至心靈和理性之外，還在基層幹部的主導下，通過與農民精英和積極分子相結合的辦法，發動組建老年人協會，村莊文藝隊等組織，以秧歌、腰鼓、盤鼓、傳統太極和地方戲曲等多種弘揚鄉土傳統文化方式，恢復和重建這種鄉村由來已久的公共生活空間，這是傳統鄉村“復興”要義之一；另一方要義在於它是在城鄉張力之中自覺疏導城市化問題的“合和”行動，其新內涵是動員組織各種人才投入到適合於後工業時代的新型鄉村建設試驗中去，它是集農民合作經濟、鄉村休閒旅遊業、生態民居工程、城鄉互助型有機農業、鄉土性教育，等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開放性試驗。

二、當代鄉村復興的使命之一：汲取祖先智慧

鄉村復興欲存活於當代，其任務和內容取決於當代精神的需要。對傳統農耕社會系統被支解的憂慮不是來自於形而上的“鄉戀鄉愁”之情感，而是來自於解脫過度城市化危機的現實需要。當代鄉村復興的任務，首先是要汲取祖先智慧。

祖先在一個地方能生活數百年、上千年，在現代化的生活、生產方式介入之前，他們靠的是什麼？傳統農村地區源遠流長的歷史遺跡（包括有形的、無形的），那些鄉土建築、聚落文化、民間戲曲、手工藝技術、傳統農耕技術，難道只意味著過去輝煌的殘餘嗎？而日漸式微的道德自覺自治、實物互換經濟、宗法秩序維持、民間糾紛調解，等等，在今日作為國家和政府的代理者和公共服務成本愈來愈高昂的情況下，是否有條件得以啟動和再生，從而成為國家和政府代理鄉村公共服務的補充或者替代形態？以 2011 年的碧山豐年慶為例。其主體展覽《互助·傳承》，正是對這些來自傳統農業社會互助自治、政治經濟建築文化作為一個相輔相成體系的初步呈現成果。此外，《百工》展覽廳還將各種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間傳統手藝、工藝和創作，以及創作它們的民間匠人、藝人和民間藝術家，發掘出來。至於手工藝市集的廟會展現，這是活生生的農村生活用品盛會和社會交往方式。這些承載著不同於工業社會的別樣生產和生活方式資訊的物或人，雖然有的已經鮮為人知或者正在消逝，但仍然透露著與鄉村地理風物資源自治共處的、多樣的、本土的特色。

顯然，有別於工業文明生產生活的鄉土文明樣式，在工業文明的上升和鼎盛時期，是那樣的老套、落伍和不合時宜；但在工業文明晚期和生態文明初期，傳統農業文明樣式卻在中國遭遇困境的當下，得到了重新解讀的生命力。當鄉村乃至整個社會面臨諸多嚴重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祖先的智慧，作為反省我們雖短時期形成卻相當固化的工業化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從而形成影響今日經濟政治模式的可能性。當代中國農村和整個社會重建需要祖先的智慧做參照。漫長歲月積累下來的祖先智慧，“決不像一件舊衣那樣可以脫掉和拋棄，它是一種現實的力量，規定著一個民族今後行為的速度和方向”（曹錦清語）。

三、當代鄉村復興的使命之二：從鄉村一面探索新型城鄉連結的現實路徑。

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成為一種社會主流存在的狀況下，如何實現城市鄉村之間的“兼相愛”、“交相利”？也即相反的雙方呈現相輔相成的、良性互動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

路徑一：提高鄉村區別於城市的人文、自然景象的自覺性，促成“從城市到鄉村”的資源涸流並聚集鄉村的可能性機制。

以安徽黃山黟縣古村落為例。越千年的黟縣古村落自有其獨特的景致雅韻：峰巒之連綿、河水之盈靈，攝魂奪魄；石街之曲折幽深，民居之粉牆青瓦，藏風聚氣，其園林、庭院與題額，其三雕（石、磚、木）、天井和楹聯，無不歎為觀止；至於古樸的服飾、飲食和民風，以及那種庭院灑掃、田間勞作的怡然自得，更是自然而淳美。黟縣豈今已有各類景區景點 12 個，初步成為一個集文化、度假、體驗于一體的複合型旅遊地。

至於普通農村，即使沒有所述的吸引城市人嚮往的自然、建築和生活，也是有著一套別樣於城市高節奏、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鄉土家園視覺系統、生活系統和建築系統，對它的修復和重建，有利於留守人群的生活保障，並將最終解決離土人群的後顧之憂。

路徑二：發展有機農業，在修復生態環境之同時為市民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

普通的鄉村，其產業只能、必須、也應該是農業，用以與城市交換的是農副產品。今日普通鄉村出產的農副產品，大都是化學化、石油化農業和增產型農業的產物，它不但最終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因農藥化肥激素等殘留長期作用於土壤、水體、空氣、動植物等生物系統，造成了民眾消費品不安全的根源，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自身都已經遭受著因食品不安全而產生的身體健康等嚴重問題。中央早在 2007 年就提出了“生態文明”的重大戰略，並呼籲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方式。顯然，一種新型的城鄉經濟互動機制——建立在生產者安全生產、消費者文明消費基礎上的農副產品公平貿易機制之形成，將成為未來中長期的一種發展趨勢。普通村莊順勢而為，踐行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觀念，發展多樣化、中小型化、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有機農業，完善鄉土社會的經濟系統，是功在千秋、利在當代的事業。我們多年前就開始探索的“購米包地”、“購豬認養”、城鄉互助合作型生態農業的各種做法，就是回應“生態文明”戰略轉變的有益試驗。

此兩種路徑，可稱為城市與鄉村“兼相愛”、“交相利”的必經之路。

四、當代中國鄉村復興的動員機制。

城與鄉作為空間上兩種存在的要素表現，如何緩和他們作為對立面的“剩餘、派生或者分化”，從而達到雙方的協調與共生，這要求處於矛盾主導地位的一方積極主動地將對立面的要求轉化為自身的責任。多年來，我們在包括河南在內的鄉村復興建設過程中，總結出了“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動員經驗，其中，強調了“政府與社會力量”作為外發力量對農民主體內生力量的啟動、促發、帶動作用，被稱為“外發促內生”的動員機制。

問題在於：當前農業地區縣鄉政府的主要任務仍內在地具有“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衝動的慣性，其主導鄉村復興的角色雖有但仍很不到位；而社會參與的力量則往往顯得理念充足而實際經驗和力量不足、功用弱小的狀況；農民呢，更是由於組織缺失難以形成有效主體。在這樣的境況下，有條件就大幹、沒條件就創造條件、有制度空間就利用，沒有制度空間就依靠人的志願聯合體的主動性發揮，尤為重要。

因此可以強調幾點：**執政黨“生態文明”戰略的提出，體制內空間和開明領導的存在、城鄉市場空間的存在等事實，是鄉村復興實踐的依據和起點；諸多包括自然科學家、社會科**

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在內的知識份子之先行探索，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參與力量；農民組織主體力量的形成，需要借鑒傳統宗法制度及傳統國學文化的積極因素。

鄉村復興這一事業，將在諸多合力錯綜發展的必然王國中，奮然前行。順之者心安事和、國穩民昌，逆之者鄉愁加劇、弊象叢生。